



据报道,曾获全国城运会吊环冠军的孙旭光退役之后生活艰辛,很长时间里靠打零工维持生计。再次引发公众对专业体制下运动员文化教育的缺失、体操项目畸形发展的深思。

日前,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中国女子体操队前队长、雅典奥运会女子个人全能铜牌获得者张楠,对于自己做运动员时没有认真学习也非常后悔。现如今作为北京体操队教练兼副领队,她表示在带队过程中格外重视队员的文化学习。她教育自己的队员,一定要学好文化课。相反,对于培养运动员的目标,她却认为过程重于结果。

本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 田颖 实习生 胡莹

张楠： 后悔没学好文化课



张楠最爱体操,最爱平衡木。

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

■ 人物档案

张楠,女,1986年4月30日生于北京。中国女子体操队前队长。2003年世锦赛,获得女子个人全能的铜牌,这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块体操女子个人全能奖牌。在第二年的雅典奥运会上,她再次获得女子个人全能铜牌。2006年,20岁的张楠领衔中国女子体操队在丹麦体操世锦赛上夺得团体冠军,从而实现了中国女子体操近53年的梦想。

现为北京体操队教练兼副领队。

【淡出】 无缘北京奥运淡出国家队

2008年年初,还在做最后努力的张楠得知无缘北京奥运。坐在看台上看着队友们比赛,她着急、羡慕、失落……五味杂陈。

新京报:2006年之后,就很少有你的消息了,这期间你在做什么?

张楠:还是在正常训练、比赛,不过参加的都不是特别重要的赛事。之后没进北京奥运会,年龄慢慢大了就不想练了。

新京报:是自己主动退的还是教练觉得你不合适了?

张楠:自己不太想练了,觉得没有坚持下去的动力了。不过北京队这边还是希望我能打全运会,我就一直坚持到打完全运会。

新京报:2006年,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

张楠:算是吧。从丹麦世锦赛回来之后我就被调整到下面的组去了。换组以后我天天哭。当时陆指导(陆善真)的想法是跟我谈如果我还想回一组就把我调回去,是我自己没把握住机会,如果当时回去了……

新京报:如果当时回去了,北京奥运有戏吗?

张楠:我觉得希望会大一点。

新京报: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彻底无缘北京奥运会?

张楠:比完奥运预选赛。我还记得那次预选赛,我是早晨第一个比的,特别

冷,穿着厚外套都哆嗦。但是我整套动作完成得特别好,落地很稳。那段时间,我已经能够做到无论如何都不会掉下来,特别像脚粘在上面的感觉,绝对不会掉。

新京报:有人说你落选是因为心理素质不太好?

张楠:也有。我相信不是每一个平衡木项目优秀的运动员都能拿到平衡木冠军,平衡木只有10公分宽,想得多压力就会很大,稍微一抖就会掉下来。如果说我没能参加北京奥运会,没能拿到奥运冠军,或许就是我缺那么一点点运气。

【执教】 教育自己队员学好文化课

2009年,张楠通过竞聘当上北京体操队教练兼副领队。以教练身份回到体操馆,她说每次看到队员犯自己曾经犯的错时都心急无比。

新京报:做教练和做队长差别大吗?

张楠:差挺多的,做队长时考虑得少。现在不光要想着队员,还要想着队里的事情,很多琐碎事情都需要做。

新京报:都有哪些琐碎事情?

张楠:查房啊,督促队员的文化课啊。自己做运动员时体会不到文化课重要。上课趴桌子睡觉,后来胆子大了干脆不去上,现在想想特别后悔。所以我就教育我的队员们,一定要学好文化课。我还会给他们出题考他们。

新京报:在工作中感觉最困难的是什么?

张楠:就是我想表达的队员理解不了,所以我现在更多需要的是耐心和时间。我刚刚退下来没多久嘛!可是这些小队员还都是刚起步阶段,有时候我会急得想说:这么简单为什么你就不能理解呢?

新京报:希望把自己的队员培养到什么高度?

张楠:这个不重要,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。因为我的教练刘指导(刘群琳)也说过,过程往往比结果更精彩。的确是这样的,我那会儿追求的也是

结果,希望赶快拿到世界冠军、奥运冠军,可是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经历是很多人经历不了的,我们所受到的这种伤病的痛苦、成功的喜悦、激动的泪水,都是一般人感受不到的。

新京报:有自己的执教具体目标吗?

张楠:我们是四年一个周期,我希望这个周期能培养一到两名运动员进入国家队。还有就希望我的队员能参加全运会,有一个很好的表现,去展示自己。当然希望可以看到自己带过的运动员能够参加奥运会。

【生活】 一家三口住房不足80平

张楠现在和父母住在不足80平米的小房子。她也不觉得自己头上有所谓的“光环”。她说在赛场、工作之外,她就是个普通人。

新京报:你拿过世锦赛冠军,奥运会铜牌,应该说经济条件还可以。为什么你家现在还住不到80平米的小房子?

张楠:我成绩好的时候接的广告也很少,那时候奖金也没有现在高。你要真说拿多少,我也记不清了,但不是很多。我跟我爸妈也商量过这个问题,他们对房子也没那么高要求,很知足了。你也知道最开始我们还一家三口挤在十几平的小房子里。

新京报:小时候你家经济条件很差吧?

张楠:如果我没练体

操,可能到现在我们依然住在十几平米的房子里。备战雅典奥运会时候我受伤了,都不敢跟家里说,怕他们担心。后来他们知道了,我爸每天骑车从石景山到体育总局这边(30公里左右),给我送汤啊什么的。

新京报:可以谈谈个人的感情生活吗?

张楠:自己有打算结婚,有这种想法。

新京报:你在他面前会有世界冠军的光环吗?

张楠:没有。我觉得除了在赛场和工作上还会隐隐约约有这个光环外,平时

就是一个普通人。

新京报:现在走大街上有人认出你吗?

张楠:也有,很少。现在对我最重要的就是工作,我喜欢体操,喜欢做教练,人一生中能做自己喜欢的一件事非常难。其实在我退役之前还有一个梦想是做室内设计,当时就想退下来之后去读中央美院,但是我没有画画功底,想想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现在工作了,就更愿意利用业余时间把它当作一个爱好。我现在准备去学画画,之后逐渐地去了解这个行业。